



## 羌城手记

□羊子(羌族)

一

初秋的一个日子,我从南部邻县出发,花40分钟车程逆流北行,在岷江轰鸣的涛声中,依随山河一路宛转。国道或弯或直,隧道或幽或明,在记忆和眼前景色的交替辉映中,按图索骥一般,再一次进入茂县羌城。

之前熟悉的,是在蓝布长衫的天空下,四围都是体魄雄健的群山。然而在此时,在今天,峰峦早已融进水墨画的浓意,唯有临近山地的山腰上,懒懒地妖冶着几缕秋色。休闲山脚下,围着一个巨大的古湖盆,蓄满黑亮亮苍茫茫的一片冰川水域,某一时期大面积消退,亮出了空闲一派空地。这样的日子不知又过去多少个千万年,古老的人类才出现在宽阔疏放的湖水边,一代代渔猎和生生死死之后,水边野地变成丰沃良田,四野生香。不知这样的日子又过去了多少个世纪,土地被一代代人蚕食躬耕殆尽之后,人世间的楼宇哗啦啦蔓延起来,叠累得严严实实。谷地中央的岷江,悄然展现着千古奔流的身姿,在远远近近、或深或浅的山谷里,隐藏着自己皈依的门派和支脉、潺潺溪涧和汨汨泉眼。

仰起头,目光瞬间被丘陵上新建的庞大羌城吸引,那一种铺天盖地的霸气、巍峨磅礴的体格,着实紧紧攥住了每一个膜拜之人,几近惊呼,一颗心都在咚咚地擂鼓轰鸣,仿佛发出含泪持久的哽咽:莫不是在诗句中圣洁的昆仑大殿,如此健步如飞,终于走出沉默数千年的中国远古神话?莫不是时间的导演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江源文明复活进繁行的盛大影片,目光炯炯且幽邃,口含兰芷馨香,默然、欣然、慨然、蹙然,激情朗朗地向四面群山中的巨古生灵诉说?

“咕噜噜”一声,和平鸽的鸣声引我迈入羌城广场。褐色花岗岩的身体赫然站立,临天的岩端上是祥云浮雕,一只硕壮的羊漫步,身旁是头缠白帕的羌族汉子,手握羌笛向东凝望,一副滔滔欲语的模樣,凌空施情。四下空旷,岁月幽深。丘地两侧是杨柳银杏,于两方荷塘临镜梳妆。丘地当中一道石阶,高如天梯,两侧壁画呈现出古羌演进的历史。比肩同行,拾阶而上,思绪若步,层层蔓延。恍兮惚兮虚实相生,此时此景古今交错。石阶尽头,迎面是宏伟的羌城圣境。

二

想想6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湖水荡漾的谷地湖盆,湖畔水草萋萋,旁边的营盘山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个名字,却像一道门栓,在岷江大峡谷中,锁住湖盆里的天光云彩和鱼龙虾蟹。四周峻拔的九顶山、雪峰台、雪宝鼎、龙门山,共同组成后来闻名遐迩的昆仑岷山,统帅四野千峰万岭、千沟万壑的万千生灵,直至早期人类脱颖而出之后,在湖岸的营盘山上结绳记事、刀耕火种、搭棚建屋、狩猎捕鱼,最终在时光丰沃的土壤中,存留下他们用智慧发明创造使用过的石斧、石斧、石磨、石碾、环钺、璧、璜等玉器,还有陶人面像、穿孔刀、鱼坠等生产用具,以及大量器皿的陶片,火灰坑、窑坑、房础、人祀坑等等,把人类东方文明的早期记忆,刻写在

一

独田被誉为“哀牢之巅”,独田不孤。地名“独田”,其实不止一丘田地。哀牢山梯田,一小丘连着一小丘,蛛网状田埂一层一层从峡谷爬升上山,画面感极强,像极了远古的庞然大物的登山云梯。

哀牢山高矗云天,天气变幻无常,瞬间风起云涌,天地混沌难分明;随即云开日出,青山隐隐水迢迢,有青山绿水的底色衬托,云雾聚散的哀牢梯田,看上去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块,最大的一丘梯田,面积达到一亩。“独田”地名因此得来,土土的,亲切。

强壮的哀牢汉子,挥鞭驾驭耕牛,蓝天、白云、梯田、牛、犁、耕夫,剪影成“蓝天云影耕耘图”,意境高古,一如轩辕黄帝天庭牧耕。

抬头仰视,山巅独田只有天在上,幻莫测,独田飘荡在天上。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地壳撕裂,哀牢山脉崛起,高山峡谷切割,“独田”抬升为“哀牢之巅”。

哀牢巍峨,独田时常云缠雾绕,披着神秘面纱。高原太阳捉摸不定,一时猛烈一时温柔,太阳光掀开独田云里雾里的娇颜。山高水低,水从山底峡谷流淌,东北有本土马龙河,西南有国际河流红河。

雄伟壮阔的哀牢山虎背熊腰挺立,独田附生其上,坐享红河、马龙河二水为它南北灌足,悠然自得派头高傲,天生一幅大山大水大画卷。细如游丝的清小公路,被高山峡谷地势盘绕去,前后上下穿进云彩,头绪断续不清。

身为一介书生,我不敢小觑独田这个哀牢山中的小乡镇。地广人稀,说不清独田乡的先祖们,因何种机缘从何方而来,又是何等高明,隐居神话里的哀牢古国山麓,披荆斩棘,开辟出梯田中鹤立鸡群的一亩,再辟出无数小田地,安居乐业繁衍子孙。

诗仙李白没有走过,探险旅行家徐霞客没有走过。山间铃响马帮来,2300多年前,比张骞通西域的“西北丝绸之路”还早两个世纪,“西南丝绸之路”(又称茶马古道)从独田走过。南来北往的马帮,驮着重重的盐茶往返,商旅途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别无选择,早起晚睡不过将独田作为歇脚的中间驿站。九死一生的马哥头和行商人等,深山野岭、月明星稀寂寞夜,路途上虎豹潜伏强盗出没,不知明天是伤是残,是死是活,且图一时欢乐、千金买醉的豪气也是有的。独田驿站一时人烟聚集,称它“深山繁华”也不为过。“西南丝绸之路”从成都、昆明、安宁、易门经双柏翻越哀牢山到景东,再经临沧到缅甸,或经景东、思茅、西双版纳到老挝、泰国。独田驿站的古代交通区位优势,是名副其实的云南茶马古道重要节点之一。

历史,也不乏喜新厌旧的残酷。“西南丝绸之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野花野草无情覆盖了曾经的蹄印深深,独田也随之凋零,让人扼腕叹息。

二

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加持,让独田涅槃化蝶。五彩祥云在天空显灵,有凤来仪,神话里“百鸟之王”凤凰的原型绿孔雀现身独田镇恐龙河谷。世界濒危物种绿孔雀“大展鹏途”,在独田飞翔滑翔,五彩缤纷夺去了哀牢山的彩头。媒体人纷至沓来,掀起观鸟摄鸟热潮,隐藏在哀牢山深处的独田再也隐藏不住。

长江上游这一方灵山圣水之间。

看着羌城博物馆中储藏的这些“宝物”,我心里回响着一声声呐喊,那是从五六千年前的祭祀坑中发掘出来的一尊人骨骷髅极度张开的口腔中所爆发怒吼出来的,是只属于这个生命的最强之音。我被这种埋葬数千年而穿透不灭的声音所召唤,进而深深震撼。我不知道这倔强的高人,在岷山声音的灵山圣水间,是怎样一日日地孕育成长、孔武有力,又是怎样惊心动魄地被残忍活埋?我不知道,这样体格健壮伟岸的人物,究竟是死于外来入侵的血腥战争所带来的噩梦,还是被部落联盟内部阴谋陷害所灭杀?我只知道,在岷江大峡谷中,古湖盆底地上,羌城博物馆中幽暗的灯光下,没有另外一个人,同我一起品鉴这暗自忧伤和烈烈缅怀……

三

跨进羌城的宏伟伟殿,就是跨进时间的另一个侧面。这里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意外发现,刚才门外缤纷且现代的时间,转瞬之间忽然变得黑白而古老。

十余米高、近十米宽的巨型城门,和城门之上的巍峨城楼,像是一道时间的分水岭横置在身后,将一切刚刚发生经历的人事和遐思冥想,纯然一刀劈断开去,目光和身子就掉进时间上游的一汪宁静之中。

空静方正的一潭广场,幽深在肃穆威仪的殿宇正中。往前,是弧形顶部的朗阔明亮的城门洞,再往前就是一个缓坡石阶,漫向更加高处的殿宇仙境。石阶下右侧,是妩媚的羌族歌仙莎朗姐回首播撒花朵瀑布,左侧是羌族神话传说中深情相依的天神木姐珠和她的心上人斗安珠。两列人物,一样都是石刻雕像,祥云绕脚。走过广场往右,迈进门来,令人猝不及防的是氛围威严的议事厅。土司头人当中一坐,身着兽皮华服,面色冷毅,面前一个硕大火塘,一顶陈年铁质三角架站在火坑中央,上悬一根铁条,可吊着壶罐用以烧水,或置放一口大锅,炖煮牛羊野兽。火塘两侧端端坐两列中老年人,皆着羌服,吐纳羌语,交流殿外诸类人事。往左是羌人的铁匠铺,叮叮当当,壮汉师傅正赤臂挥锤,一下一下奋力敲打铁器,哗啦啦风箱猛烈地吹旺煤炭,发出青蓝红灼的焰火,将镰刀、弓箭、刀剑、锄头等铁器烧得通体赤红,时而取出锻打、淬水,空气里弥漫着细微铁屑纷纷的滋味。

铁匠铺往右,是一道明亮的内门,门口凄凄惨惨、呜呜咽咽的,是传说中的羌笛在吹奏,玻璃柜台和桌面上陈放着羌笛,尾部装饰着五彩坠穗。跨门进去,是三五个身着羌绣艳丽精美的妇女,手持绣帕或鞋垫,间或指点着绣品,彼此攀谈,羌语潺潺,温情缕缕。行至中间大堂,一个浅浅的舞台环在左侧,一男一女两个身着羌服的非遗传承人上得舞台来,简单一番导语,男的随即鼓起腮帮,淋漓吹奏羌笛新曲,女的配之以口弦,左手持弦,右手扯线,弹出酣畅盈盈,三两分钟过去,无边寂静淹没偌大一楼层楼。往下俯瞰,刚才的议事厅莫测高深,空蒙在时间的底层。

上得三楼羌城,厅堂紧连,楼顶城墙敞开通向天宇的开阔。目光越过城墙垛口,城外丘峦起伏,四野群山奔腾。城墙转角,堆放一块块白色巨石,层层辉映,灵光闪闪,传递荡漾着平安安康的祥瑞美好。

四

遥遥头顶之上,层层秋云之上,正午的阳光纯粹金黄、激烈万道,从蓝汪汪静幽幽的天宇漫溢出来,磨砺着淤泥一样厚实的、来自人间的万丈积云,将上苍的光明投向云层阻隔之下那些矮小且胆怯的寂寂呼唤和生生活望,即便朦朦胧胧、昏亮昏亮。

羌城的心,向天而隐。这样的特征,不知何时源于何种遗传。没有神灵可以揣测得出来,没有言语可以描绘得准确,仿佛谁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日子像新生的扁担,从生疏到光洁如玉。从传说中复活一般的茂县新城,让人们经受一路的疲倦和颠簸逆流而来,只为一睹中国羌城,目睹那些在清晨霞光中生长起来的羊皮鼓声和漫漫羌红,目睹幽幽奔流的岷江倒映出岷山昆仑的天堂。



## 哀牢之巅绿孔雀

□米切若张(彝族)

独田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一山又一山郁郁葱葱排列,组成绿色长城,接受滇中高原的大检阅。稀疏人家和田地点缀其中,生机勃勃。遍山四野花草芳香,遍山四野飞鸟走兽。偏居一隅的独田,是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家园,是云南高原深山小镇的浓缩版本。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绿孔雀,在独田河滩两岸悠然觅食。独田老叟不识绿孔雀的稀奇珍贵。早些年,牧人老叟把自家的牛、羊、猪赶上山去,十天半月,任家畜们在山中野生觅食。老叟牵挂家畜,跌跌绊绊上山看望一回,发觉牛、羊、猪时常跟山鸡、绿孔雀、黑猴和其他野生动物们一起玩耍。绿孔雀警惕性很高,胆子极小,不等老人惊吓,精灵的绿孔雀听见人的脚步气息,便一阵风展翅逃逸,消隐于云天下的热带季雨林中。

阳光下的绿孔雀,雄性天生直立的冠状英雄结,有别于蓝孔雀的扇形头冠。眼睛下的耳垂,是它的金耳环;脖颈上一串串鱼鳞状的金项链,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光芒。蓝黑渐变的翅膀,在腹背上金色鳞片的映衬下变成了最美的点缀。金蓝交映中,金色鳞片里的点点绿色也慢慢晕染开,三色同辉。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绿孔雀开屏求偶的翩跹舞蹈,可与哀牢汉子“蓝天云影耕耘图”相得益彰,堪称独田乡诗情画意的绝配。

三

“云上小镇”“智慧小镇”是独田乡的绰号。云雾淹小镇,雾散涌日轮。云雾宠爱独田,一年365日,仙境一样的独田难得几日无雾。智慧小镇是新宠,场景数字化、网络化,展示着独田的生态功能示范乡、生态康旅目的地、民族文化体验区、林药种植特色区、畜牧产业示范区、河谷热作优质区、生态美食品鉴地、茶马古道文化魂。苍茫古道旁、青葱森林里,古茶林、野生菌生机勃勃。在被称为“野生菌王国”的云南,很少有人知道,昆明市场30%、楚雄市场50%的山珍鸡枞菌,就是出自独田的山山水水。

渐渐爱上独田,“相看两不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人,与人,与地,与故乡和他乡缘分,似乎前生注定。

此番前来,带着没有痊愈的病体,是独田的老友诚挚相邀。两天行程匆匆,独田归来,缠身老病果然消逝大半。是参拜独田青山绿水绿孔雀的欣喜?是独田天然大氧吧的疗效?是独田乡生态美食的饕餮开胃?还是一路兴高采烈难得身心放松?

彝族老人言,一世为人,生前所有走过的路,死后的灵魂都要去收回脚迹,少去些地方,免得死后还要劳累去收脚迹。结识独田后,我会不断前往。哪怕灵魂去多收几回脚迹,我也无怨无悔,不离不弃。

村寨一百多户四百家号人,小得可怜,名字土得掉渣叫栗山村,村民们自称板栗山。其实这里没有板栗树。中国地图没有标注,省里的地图也没有标注,只有市里和县里的地图才标注一个点。前年与隔壁的地村合并后,被地习这个村名取代,若干年后恐怕就没人知道栗山村了。栗山的老一辈还知道村寨以前的名字叫卫东大队。这个相当于奶名,知道的都是比较亲近的人。

这几年,村寨里新建了不少气派的三层高楼,外墙或用红黄蓝颜色点缀,或用图饰造型。每栋少说也要花费五六十万元。没有村规民约或族规乡风决定村寨的建筑要怎么建,或者必须怎么建。村寨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上,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但人均山地面积有十来亩。村人们在山上种上油茶林和李子等水果林,加上与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邻近,村民们早出晚归在那里打工也获得不少收入。

我在这里长到20岁,骨子里镌刻着栗山人的烙印,即便穿着上万元的高档衣服,也遮盖不了我原始的乡土。正如村寨里建了气派的三层楼房,也改变不了山村的格调。村人们认死理:房子气派人高贵。挣了钱就是建房,即便节俭缩食也不会节省建房的钱。其实,城里人也一样,只要有了钱都盘算着买一套大点的房子。

我去过很多城里打造的旅游景点,用钢筋水泥建起茅草屋开办农家乐。茅草屋里有高档沙发,自动吸水的茶具,有WiFi,桌椅板凳都是实木的,修剪过的盆景摆在走道两边奄奄一息。怎么打造也不是真实的乡村,像质地很好的布料做了件品味不高的仿古装。而农村却建成了城里房子的式样,在二楼建起灶台用上了液化气。

其实,如今的农村已在悄悄改变,又“回归”到了大集体。栗山村就是这样,在县城里当了20多年局长的老六,退休后与浙江的一家公司签订了菊花收购合同,回到村寨里将家家户户的田土流转到自己手下种菊花,把老百姓请来在田地里干活领工资。大家干活时讲点家长里短,把整个村子过成了一家。50多岁的三婶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道理:在自家的田地干活要别人开工资,田地里的收入却是别人的。

村支书要我给村里新建的综合大楼起个名。我说就叫文化中心或综合文化大楼。村支书说,太老土了,这里有棋牌室、农家书屋、卫生室,老人们没事在这里打牌下棋,孩子们放学后上来“五点半学校”,即做作业玩游戏。村支书从手机里给我发来照片,两层的青砖绿瓦,总面积大约有8平方米,门口的广场上有单双杠、鞍马训练器、字桩、背部屈伸凳、背腹肌组合器、臂力训练器等等,许多器材我叫不出名字。我说,我也想不出什么名字。村支书提示道,叫什么岛吧!我估计村支书早想好了,只是想借我的口说出来。他说,比如安全岛或自得岛。经他的提示,使我想到悠然自得这个成语,随口说道,叫“悠然岛”吧。村支书拍手称好,直夸我,文人就是文人。出口就是文化味。我说,大楼周围没有水啊,有水的地方才称岛啊!村支书再也听不进意见了,硬说这个名好。

悠然岛举办了一次座谈会,村支书邀请我回去一趟。盛情难却,我去了。先是欣赏村寨里的几位大姐大妈跳的广场舞,随后是座谈会,闲聊了一些诸如新农村建设、中美贸易战的话题。最终的落脚点是要我多支持。我说文联工作没什么可支持啊!村支书搞不清文联是干什么的,坚持说哪有在市里当官就搞不到项目的?见村支书一脸沮丧,我说,搞点唱歌跳舞的事还是可以的。村支书想了想说,这个也需要,如今村建得这么漂亮了,没点歌声也不相配啊!

村寨里转了一圈,发现除了我家是一把大锁锁着的木屋外,家家都换成了高大的砖房。我从没有锁牢的门缝里往屋里瞧了瞧,发现有的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邻居主动说道,急哪样,老话讲坐屋修屋,慢慢搞,再说家具这东西过时快得很,今天才买明天就过时了。

很多人只要想到农村,脑海里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场景。村支书说,那都是什么朝代的事了。正好遇到发小小辉开着一辆面的经过,多年不见,发福,秃顶,皱纹爬满了脸颊。小辉说,在外打了二十多年的工,打腻了,准备回家来搞点事做。接着问我,做点什么好?我说,这地方山高坡陡还能做什么,做些吃的吧,比如养猪养鸡养鸭,全部土法上马,不用饲料,种田不能施化肥农药……我还没说完,他的车就开始往前溜,样子是不想听我啰嗦。客气地邀我到他家坐坐,只见他家新建的一栋镶嵌玻璃幕墙的三层小楼,气派地立在村头,这有主见的人,怎么会听我的唠叨呢?觉得被他耍了。

离开时,我回望整个村寨,除了村口那株几百年的老枫树外,整个村庄显得陌生而新奇。

老家苗寨的西头,有一口古井。开凿的年代不详,翻遍了志书和家谱均未见记载,只有苗歌传唱,这是一眼好井好泉。

水井是从岩壁上凿进去的。当年老祖宗应该是沿着山脚奋力开掘,硬生生从坚硬的岩壁上凿出一个深约一米五、宽约三四米见方的不规则形状的内井。我的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凭着这井水度过一茬又一茬饥渴,挨过一年又一年苦难。井水对于族人来说,不仅是滋养生命的乳汁,还是征服苦难的精神慰藉。幼时常听阿公说,这口古井里的泉水还是包医百病的“神泉”。

阿公是一名苗医,十里八寨的苗族乡亲常找他看病,喝过用井水熬煮的草药,能够药到病除。别人夸赞他的医术,而他却总是谦逊地说这井水好,能治百病。

但后来有一件事,使我对“神泉”产生了深深的失望。

70年代初,我才八九岁吧,同族的一位小弟出生,白嫩嫩、萌萌的样子可爱极了。不料小弟一岁多时患一种怪病,阿公使出浑身解数,哪怕是古井水煎熬草药喝,也没能减轻病情,后来又送到医院,还是没有能救过来。在那个没有先进诊断设备和缺医少药的年代,“神泉”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所谓包医百病的“神泉”,无非就是困顿的苗民对战胜疾病所产生的祈愿而已,在生活中艰难跋涉的苗家人是需要这种精神良药的。物质匮乏、医疗条件极度落后,使苗岭人家极其盼望有一种“神泉”般的力量保佑大家。

改革开放以后,苗岭深处的寨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级公路直通寨子,泥泞不堪的团寨道路被水泥路覆盖,整齐的砖瓦房取代了木屋吊脚楼。被人们视为“神泉”的古井也焕发了新的生机。前几年,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巩固工程后,古井得到全面修缮,被一个巨大的钢化玻璃罩保护起来,原来落叶遍地的井口,现在变得干干净净。旁边新建了两个水池和一些石凳,人们不仅可以洗菜洗衣,还可以在此休闲,对唱苗歌。家家户安装了电机和水管,可以将井水直接抽到家里,免去了人力挑水之苦。

前几天我回到寨子,与满爹在古井边闲谈。外面烈日炎炎,酷暑难耐,古井周遭却如幽谷深处,一片清凉。悠悠的凉爽气息从井口、岩壁和茂密树



## 长高的村寨

□江月卫(苗族)

这几年,村寨里新建了不少气派的三层高楼,外墙或用红黄蓝颜色点缀,或用图饰造型。每栋少说也要花费五六十万元。没有村规民约或族规乡风决定村寨的建筑要怎么建,或者必须怎么建。村寨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上,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但人均山地面积有十来亩。村人们在山上种上油茶林和李子等水果林,加上与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邻近,村民们早出晚归在那里打工也获得不少收入。

我在这里长到20岁,骨子里镌刻着栗山人的烙印,即便穿着上万元的高档衣服,也遮盖不了我原始的乡土。正如村寨里建了气派的三层楼房,也改变不了山村的格调。村人们认死理:房子气派人高贵。挣了钱就是建房,即便节俭缩食也不会节省建房的钱。其实,城里人也一样,只要有了钱都盘算着买一套大点的房子。

我去过很多城里打造的旅游景点,用钢筋水泥建起茅草屋开办农家乐。茅草屋里有高档沙发,自动吸水的茶具,有WiFi,桌椅板凳都是实木的,修剪过的盆景摆在走道两边奄奄一息。怎么打造也不是真实的乡村,像质地很好的布料做了件品味不高的仿古装。而农村却建成了城里房子的式样,在二楼建起灶台用上了液化气。

其实,如今的农村已在悄悄改变,又“回归”到了大集体。栗山村就是这样,在县城里当了20多年局长的老六,退休后与浙江的一家公司签订了菊花收购合同,回到村寨里将家家户户的田土流转到自己手下种菊花,把老百姓请来在田地里干活领工资。大家干活时讲点家长里短,把整个村子过成了一家。50多岁的三婶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道理:在自家的田地干活要别人开工资,田地里的收入却是别人的。

村支书要我给村里新建的综合大楼起个名。我说就叫文化中心或综合文化大楼。村支书说,太老土了,这里有棋牌室、农家书屋、卫生室,老人们没事在这里打牌下棋,孩子们放学后上来“五点半学校”,即做作业玩游戏。村支书从手机里给我发来照片,两层的青砖绿瓦,总面积大约有8平方米,门口的广场上有单双杠、鞍马训练器、字桩、背部屈伸凳、背腹肌组合器、臂力训练器等等,许多器材我叫不出名字。我说,我也想不出什么名字。村支书提示道,叫什么岛吧!我估计村支书早想好了,只是想借我的口说出来。他说,比如安全岛或自得岛。经他的提示,使我想到悠然自得这个成语,随口说道,叫“悠然岛”吧。村支书拍手称好,直夸我,文人就是文人。出口就是文化味。我说,大楼周围没有水啊,有水的地方才称岛啊!村支书再也听不进意见了,硬说这个名好。

悠然岛举办了一次座谈会,村支书邀请我回去一趟。盛情难却,我去了。先是欣赏村寨里的几位大姐大妈跳的广场舞,随后是座谈会,闲聊了一些诸如新农村建设、中美贸易战的话题。最终的落脚点是要我多支持。我说文联工作没什么可支持啊!村支书搞不清文联是干什么的,坚持说哪有在市里当官就搞不到项目的?见村支书一脸沮丧,我说,搞点唱歌跳舞的事还是可以的。村支书想了想说,这个也需要,如今村建得这么漂亮了,没点歌声也不相配啊!

村寨里转了一圈,发现除了我家是一把大锁锁着的木屋外,家家都换成了高大的砖房。我从没有锁牢的门缝里往屋里瞧了瞧,发现有的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邻居主动说道,急哪样,老话讲坐屋修屋,慢慢搞,再说家具这东西过时快得很,今天才买明天就过时了。

很多人只要想到农村,脑海里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场景。村支书说,那都是什么朝代的事了。正好遇到发小小辉开着一辆面的经过,多年不见,发福,秃顶,皱纹爬满了脸颊。小辉说,在外打了二十多年的工,打腻了,准备回家来搞点事做。接着问我,做点什么好?我说,这地方山高坡陡还能做什么,做些吃的吧,比如养猪养鸡养鸭,全部土法上马,不用饲料,种田不能施化肥农药……我还没说完,他的车就开始往前溜,样子是不想听我啰嗦。客气地邀我到他家坐坐,只见他家新建的一栋镶嵌玻璃幕墙的三层小楼,气派地立在村头,这有主见的人,怎么会听我的唠叨呢?觉得被他耍了。

离开时,我回望整个村寨,除了村口那株几百年的老枫树外,整个村庄显得陌生而新奇。



## 苗岭神泉

□唐星火(苗族)

林里不断生发出来,弥漫在古井上空。一排参天古树耸立在峭壁之上,将井的周围遮天蔽日地笼罩着,向上望去,黑黢黢一片,全然不见那些樟树、枫树枝叶是如何纵横扶疏、错落有致的。一阵风刮来,旁边的竹林疏影婆娑,与古树一齐发出嗡嗡声响,与我们似乎进入了一方神奇秘境。坐在井边石墩上,我问满爹,医务室现在还忙不?满爹说,不忙了,我现在年龄大了,镇上派来了新医生,也新修了村医务室,我只当助手。从满爹无可奈何的口中,我知道,现在来村医务室看病的

人远没有以前多了。以前满爹可是一名苗乡名医,从阿公那里接过行医衣钵后,又去市卫校上了培训班,回来就接手了村里的医务室。不知是获得了阿公真传,还是行医日久摸索出了经验,满爹在村里慢慢有了名气,求医问药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现在医务室突然就冷清下来。

年逾古稀、略显清瘦的满爹,精神依然矍铄,岁月于脸上刻下的那些皱纹,似乎不断印证他的种种人生感悟:以前村民看病,都是自掏腰包,当然哪里方便、哪里便宜,就到哪里去看,所以村医务室就忙。现在大家都加入了新农合,有了医保,大病小痛都往镇卫生院跑,要不就一车子坐到县城,到人民医院看去了,大医院门诊看病和住院都可以报销了,哪个不愿意去好医院求医问药呢?

一丝淡淡的落寞气息飘过,满爹神情变得很复杂。看到我注视他,又提起神来,颇感骄傲和自豪地说,推行新农合的时候大家都还不懂呢,是我带头,我是村医务室医生呀,我还通了好多人的思想工作。我虽然老了,但对党的新政策还是很理解的,那都是为我们农村好,为我们苗家人好。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了,只是我也老了,享受不了几年喽。我忙接过话茬:不会的满爹,你身体那么好,一定会健康长寿,也一定能享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好政策。

与满爹聊完,我看到古井里有两条锦鲤在自在地快乐地游弋,听到咕嘟咕嘟的滴水声。这穿越了不知多少年月的声响,此刻犹如畅曲般悦耳动听。突然很想舀一瓢井水尝尝,于是,伸手摘了一片芭蕉叶做“水勺”,泉水直抵肺腑,沁人心脾,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精神清爽和心情激荡。一边慢慢咀嚼满爹那些话一边思忖,时时的农村惠民政策不正是我们民族地区群众战胜贫困饥饿、治愈各种疫病的一汪宏大的神泉吗?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我们这十年